

江南的雨

□朱坚

我喜欢雨。生在水乡，长在江南，工作也在江南。我是被江南小镇的雨声催大的。

偶然有过远离家门的日子。有一回，在京城颐和园长廊里，听一个老太太讲廊额上光绪皇帝手书的“芳风咏时”四字。老太太说，人们从风雨的感觉中可以感悟时令的变化，从而支配自己的劳动生活。不错，眼前烟雨罩着的满野青葱，不就是春的消息吗？好雨知时节，温润的风雨落在水乡的田畈村舍，该是播种的预告了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在乡村务农。也是这样的春天，雨细如鹅绒，在田野里弥散，那是浸种催芽的信息。昏暗灯光下，大箩大箩的谷子浸泡到七石缸里，育秧的农人在雨中躺平秧眠。到谷芽催出的日子，也常常是雨不肯停息的时候，雨大得屋檐下的滴水能挂上线。播种的人双脚站在秧田沟里，脖子吊根绳，胸前挂只漏斗，一手托住漏斗，一手往田畈里撒芽谷。这时候的我，也不在意缕缕雨丝的牵挂身在其中。我虽没有一手播种的技术，也是赤脚站在窄窄的田埂上，给我的农民师傅递芽谷，直到雨润湿全身，才披上塑料雨衣。

待到插秧种田时节，雨也是相伴相随。村里老人有谚“椋树花开，睁眼不开”，种田时节，要赶时间扣节气，干活起得早，睡得晚，又常常是雨滴答滴答地下不停，晚上人睡腰背疼。可是，天才放亮，田野里已响起催工的哨子，疲惫的人还得出工，田野一片喧闹。挑秧、抛秧、放田水绳对行，忙得手脚都提不起来。尽管密密匝匝的雨不肯停息，插秧的手还是纷纷指入水田。只有一两个放农忙假的读书孩子才有闲暇站立田埂，打一顶油布伞，掣一口太平水壶在田埂上歇着，等待种田人上来吃口茶水。田里人呢？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任雨水淌过雨衣渗入衣袖、脖子、肩胛，只顾着早点把秧苗插到田头。

假如春雨是播种的邀约，承载过庄稼人丰收的希望，那么夏雨不单催你播种，还有收获忠告。炎夏，正是夏收夏种的时候，庄稼人下田，田水烫得揪心，干热之下的劳作苦不堪言。可是，一到紧要关头，全村自然又是一阵轰动。夏雨雷暴袭来，扬场的女人丢弃手中的活儿，忙着垛稻成堆。田头垄间，男人们的木扁担上载着重负。他们跨着急急的步子，从田埂上走回，担回的是未经脱粒的稻子。一阵大雨过后，村舍之中，孩子的尿布、女人的裤衩、男人的背心都在晾竿上晃荡，在茅屋边飞扬。“干净干净，这天落水是最干净不过的了。”新嫁到村上的媳妇抢收完稻谷，看一眼紧裹身上的湿衣会这样安慰自己。回到家里，她们会和男人们一样，在水缸里舀一盆刚贮满的天落水，洗涤抢收后的辛劳。夏天，在雨中抢收种是庄稼人常有的劳动。直到双季稻种下，庄稼人等待秋收的时候，才稍得宽闲。那时，才可能看到秋风微雨的田埂陇上，有撑着油布伞的人，到城里去卖鸡扯布，给孩子做件新衣。

许多年后，我才领悟，江南的雨是水乡人生命的一部分。它总是先于我们悄悄地传递着时令的变化，不断地催赶我们创造新的生活。在农家的一副肩膀上、一双茧手里、一条扁担间、一柄犁锄中，无不残留着四时雨水洗刷过的痕迹。年复一年，老一辈种田人的身上，多有与雨水相伴的劳动生活留下的痕迹，它一直可以渗透到肌体身心。江南的雨，可以让当过多年农民的人，睡眠在床，听到雨声，感觉到手臂、肩头或者腰腿什么地方不舒服，就知道该干哪些活儿。于是，勤快人儿，如此这般地招呼妻儿走向田头，扶犁的、摇橹的、割草的，还有摇着尾巴的狗和闲不住的子规鸟，一起奏响一支水乡田歌。这是为期待稻米丰收、年年有余的庄稼人创作的歌谣，也是水乡江南、四时风雨的杰作。



种几株紫薇，收藏春天

□米丽宏

春天，让我们种些什么吧：种花，种树，种心情；种草，种菜，种春风。

我们来种几株紫薇吧。

紫薇，好像一个女孩子的名字，仙气涓涓，有点出尘的味儿。可你知道民间叫她什么吗？百日红、痒痒树，透着俗世的烟火味儿是不是？兴兴头头，热热闹闹，还有不为人知的小痒小痛。哈哈，管他呢，紫薇说，我只管红着。

这雅，与这俗，如此和谐地集结到了一株紫薇上。

紫薇这种观花树，本应跟那春日开花的碧桃、郁李是一类。只是，紫薇慢性子，在大家闹喳喳、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你抢夺春光的时候，她踱着方步，闲闲散散走，襟袖间洒一季宽落落的光阴。

成功趁早、出名趁早、万事趁早，这些主流意识被抛掷一边，紫薇偏要闲庭信步，逸出潮流外。别的树都在慌张张忙着开花，她却笃定地修持；别的花，都在争抢先机，她抬抬眼皮不屑。

像那么一类人，安守一室，书屋研磨，胸中藏一轴山水格局好文章；也像那么一类人，不向往、不羡慕、不怨恨，从容耕耘，相信收获，却不一味去追。

你有你的志向，我有我的花时；光阴漠漠，终有属于我的一季美丽。

别的花树，是来争春的；紫薇，是来收藏春天的。

花开一季，人生百年。不算长，也不短。有的花开得早，有的花开得晚，有人走得快，有人走得慢。可开得再早，能早过季节吗？走得再快，快得过时间吗？

季节混进时间，时间终会将一切塞进历史。

走得慢，也不要紧，时间会陪着她，慢慢前行。紫薇开花，要等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她才不急。像一个人从容地睡觉，吃饭，做事，看日升日落，绝不跟时间过不去。时间，便也由着她。

不过，生活里那些痴迷于事、忘记时间的人，反倒成了大事。其实，所谓成功，也不过是不停地做事；所谓大师，也不过就是耗尽一生成功一次的人。

花开于夏天的紫薇，开花是迟，可一开花便在时光里久久不灭。大器晚成的意思，有那么一点吧。

大师里面，齐白石也算大器晚成了。他在童年做的事，跟画画毫无关系，砍柴、放牛、种田，做零零杂杂的农活。12岁学木匠，15岁学雕花木工，挣钱养家。全部的求学经历，是随外祖父读过一段私塾。27岁学画画；56岁后突破自己，转变画风，声名大振。

看看，人世的路，委实不用急匆匆去赶，潜心做好一件事，足够了；像紫薇，虽然错过春天最热闹的时光，却能绽放整个夏天外加半个秋天。

小暑时节，紫薇开花，开花也是慢腾腾，今日这枝，明日那枝；同一枝上，今日这一团，明日那一团，一个大火大热的盛夏里，它永远都是绯色潋潋，精神奕奕。

夕照凝固、暑气盘旋的傍晚，走在路上，一树一树紫

薇，在肥绿嘟嘟、肉感十足的盛夏背景下，一侧身闪了出来，滑嫩细致，精巧铺陈，如一抹柔云，飘过火热的天地。

慢慢望过去，紫薇一树一树累累坠坠；而每一枝又都那么灵秀飘逸；舒卷的绯红，好像一种耳语，极清极嫩，一句一缕彩云飞。

逝去的春天，似乎又回来了。

踮脚花前，立几个刹那，身轻了，心也轻了，被盛夏烤炙得模糊的心情，渐渐清朗了。这种感受，是有一股清香的，我不敢轻与他人语，恐把春归的那份清灵给遗失了。

是的，是一株紫薇，把春天给你牢牢靠靠收藏着。一直一直，她抱着春天站在那，等着向你传递希望。你越来越觉着，人有好坏，树无好坏，都是好树；花无好坏，都是好花；花树呢，都是忠厚的花树。在春天，一株光秃秃不起眼的紫薇，藏着一打开就绵延不止的锦绣。

我们种几株紫薇收藏春天吧。